

清水蘸月

国网固原供电公司工会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姚小云

封面设计 马春辉

清水蘸月

国网固原供电公司工会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水蘸月 / 国网固原供电公司工会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 7- 227- 06805- 1

I. ①清 … II. ①国 …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3384 号

清水蘸月

国网固原供电公司工会 主编

责任编辑 姚小云

责任校对 周淑芸

封面设计 马春辉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 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7512

开本 880 mm× 1230 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7- 227- 06805- 1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清水蘸月》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李治山

副主编 许 飞 任建强

目 录

马晓忠

低处的生活(节选)/1

马娅妮

八楼的夜/29

我眼中的先生/33

调令上的爱情/35

王璇

幸福从未离开你/37

任建强

望东岳/40

须弥纪行/44

一粒种子在村庄游走/49

雪落东岳山/55

萧关逢侯骑/58

清明时节/63

邵军

凤凰印象/67

余海霞

我的小幸福/73

苏敏

心中最亮的一颗星/78

浅冬/81

杨斌

春天的声音/83

登高/88

金瑜

梦里水乡/91

泉、茶、酒,三类女子/94

踏青/96



目 录

郑 珍

故乡 / 97

那些花儿 / 103

咸国平

黄土地上的那片白 / 105 满目春雨 / 110

错过花期 / 114 年前回趟家 / 117

交连地畔 / 121 口琴 / 124

下雨的日子 / 126 年夜饭 / 128

西海固的天空 / 130 六盘山作证 / 132

情牵红寺堡 / 136

赵进良

高原中的村庄 / 142 追寻年 / 147

回望 / 156

由范曾及其书画说起 / 163

郭 伟

啊，六一！啊，童年！ / 166

爱心迟到 / 171

韩永红

母亲的笔记本 / 173 又是杏花开 / 175

感恩吾师 / 177

薛晓隆

父亲的背影 / 180 槐树 / 185

黄昏和谐 / 187 心中的兰州 / 189

蚊斗有获 / 193

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师傅 / 195



◎马晓忠

笔名北塬，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在《福建文学》《延河》《脊梁》等刊发表作品五十余万字，作品入选《高考模拟试卷》等多种选本，出版散文集《乡路》。

低处的生活(节选)



生活仍在继续。

日子像个磨盘，有旋转的沉重，有五谷的滋养。年龄越大，怀旧的情结越严重。亲人一个个老去，甚至离开，团聚的日子却越来越少。曾经一个大家庭，颇具几分名气的“马家高庄”，因为举家迁徙，流离失散而日渐衰落。

高庄不高，是一片洼地，四周的山把这个小村子紧紧地包裹起来，它躲在一个豁岬的背面，像切开的一个刀口，而这个村子里的人就好像直接从山上掉下来，它的高更是一种感觉。自然，不管出于视角还是感觉，我都有着更真切的体会和顿悟，这个村子有我的父辈，而我也属于这个村子的。

大约从记事起，太奶奶就已经老朽了。太奶奶活了九十二岁，也是方圆几个村子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我没见过太爷，据父亲讲，太爷生性豁达，



人缘极好，膀大腰圆，身材魁梧，是下苦力的一把好手。同治十八年（1879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尸弃荒野，老祖辈从平凉逃难到宁夏，在隆德一个叫高庄的地方落户，太爷兄弟八人（老大、老八早早夭折，老五过继给本村王姓人家，故有王马家不分家之说），家族人丁兴旺，开荒种地，扩充家业，成了当地屈指可数的富农。除马家、柳家两大姓氏，其他少数单户姓氏也拾荒落户此地，故而祖辈们生活的地方也被外界称“马家高庄”。

太爷排行老七，十八岁时娶了太奶奶何氏，到我爷爷这辈却成了独苗（后来证实，婚后太奶奶一直未曾生育，爷爷是从一位姓杨的人家领养的，事实上，问根溯源，我家本是杨姓）。爷爷弟兄五人，爷爷排行老五。相对太奶奶而言，爷爷活了六十九岁，奶奶也只活了六十七岁，都算不上长寿。

1

太奶奶人精瘦，身上除了衣服，似乎只剩下一把骨头。太奶奶是小脚，缠着又长又黑的裹脚布。我曾见过太奶奶取下裹脚布，那双脚让人触目惊心，严重扭曲、变形，除大拇趾，其他脚趾被扭曲扣压在掌底，脚就显得厚而尖，走起路来就像踩在钢丝绳上，有些晃动和重心不稳，让人忍不住想上去扶一把。我曾扶着太奶奶在门场的土台子上晒太阳。太奶奶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抓着我的手，我的重心似乎也开始倾斜，总担心太奶奶会摔倒。但太奶奶的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比自己想象的要稳，只是步子迈得很小，重心有些前倾。

太奶奶眼睛不好。一双小眼睛总像抹了辣椒水，有时我会问，太奶奶，你怎么哭了？太奶奶会笑着说，傻孩子，太奶奶早没眼泪了，哭啥？明明太奶奶眼睛里有泪水。我不解地问。太奶奶就会拉住我的手，把我往她怀里揽，我看到太奶奶一双松树皮一样的手和一双湿漉漉的小眼睛，身子就不停地往外挣。太奶奶就有些失望。就会叹一口气，重孙子白惯呢，这么小就开始嫌弃太奶奶了。我就顺势用太奶奶吊在胸前的湿巾帮太奶奶擦眼泪。擦了不一会眼睛里又沁满了水。

太奶奶会经常问我，你是觉得太奶奶活着好，还是死了好。对于太奶奶来说，死对她来说只是隔了一扇门而已。所以，她不避讳谈生死，反倒成了家常便饭。我会说，奶奶活着好。太奶奶就会大笑，没牙的嘴巴像一个黑洞，呼出冷飕飕的气来。我会下意识地偏转头尽量不去看她。那太奶奶岂不活朽了，但听得出来，太奶奶内心里还是高兴和愿意的。问得多了，我会说一句：死了好。太奶奶就会破口大骂，龟孙子，吃你家喝你家了？你盼着太奶奶死呢！抡起拐棍佯装抽人。我就撒开太奶奶的手，一溜烟跑开了。太奶奶会问，我死了，你哭不哭呀？我说，不哭。太奶奶就会一脸失望，也许只有几岁的我，生与死对于我来说依然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我能够感觉包括太奶奶在内，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也许，太奶奶在这个世上太久了，她似乎把什么都看淡了，但她依然眷恋着这个世界。

太奶奶和奶奶的关系一直处得不好。太奶奶骂奶奶太笨、太懒。奶奶则嫌太奶奶刻薄、刁蛮。太奶奶眼神不好，但心里似乎明镜一样，村子里一些人，一些事，太奶奶看得很清楚，从小太奶奶除了讲古今，也讲一些她心里的故事，虽然我听不明白，但总觉得太奶奶讲得很有道理。有时，太奶奶会自言自语地说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加上屋子里黑咕隆咚的，我就会头皮发麻，抓起一块馍逃也似的跑开了。

奶奶也是小脚，但奶奶身宽体胖，行动就显得迟缓。但奶奶也是尽心尽力在操持着家务，最让我整天记挂的就是奶奶挂在厨房顶的一个编制精巧的笼子里的白面馍馍。但多数时间，我只能在太奶奶蘸着蒜津津有味地吃馍时分给我一块。对于奶奶的孙子，经常饿肚子，很少吃到白面馍的除了我，还有四个姐姐。不过，那时已经分家另院，子女多就得挨饿，奶奶家有四亩自留地，我家只有九分，而奶奶家除了四叔和小叔（都是小伙子，能外出打工了），没有孩子。

太奶奶眼睛不好，耳朵依然很灵。多数时间她就靠耳朵感知外界的世事。要强了一生的太奶奶即使九十岁高龄，依然对奶奶呼来喝去，动不动会指桑骂槐，心生怨气。奶奶显然对太奶奶的怒气习以为常了，她只会在锅头前一边帮太奶奶准备饭菜一边小声地嘀咕几声。而矛盾的焦点还是

集中在吃喝上，太奶奶骂奶奶懒，每天隔着方格窗子使劲吐几口痰或者叫骂几声，奶奶的小脚撑着笨重的身体才会从厨房里走出来。端着太奶奶爱吃的白面馍和清油拌的蒜，也不言喘，往太奶奶炕头上一戳。太奶奶会闻着熟悉的蒜味，抓起一块热馍，没牙的嘴像鱼的腮不停地伸缩。

太奶奶活了九十二岁，安详离去。奶奶得了乳腺癌，一只乳房从此烂掉，疼痛折磨了奶奶大半年。婆媳相继离去，但愿在另一个世界，婆媳能和睦相处。

2

马家依然是高庄的第一大姓，但到爷爷这辈却成了独苗（因为领养，爷爷并不清楚自己还有四个哥哥），爷爷性情柔顺，为人耿直。解放之初到“文革”期间，爷爷一直担任村干部，但当时的“富农”成分却对父亲和叔叔们的前途造成影响。父亲初中没有毕业就被迁回家进行劳动改造，爷爷当时不会因为子女的前途和就业去送礼、去求人，他是村干部，首先从思想上、觉悟上要高，不能辜负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和培养。父亲也因此失去了几次绝佳的就业机会，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而埋怨爷爷。

爷爷面相老成，粗眉尖腮，颧骨高耸。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蓄着胡须，六十多岁却显得苍老、瘦弱，说话声音轻柔，所以，十几个孙子几乎没有怕爷爷的，年龄小的总爱拽着爷爷的胡子听爷爷讲古今。《老虎下四川》《野狐角》这些民间广为流传的古今，在爷爷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充实着我们单调而饥饿的童年。那些离奇而美妙的传说十分的吸引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我们白天像一群尾巴，争着抢着帮爷爷牵驴、送水，在爷爷犁地歇缓的空当或者在爷爷赶着毛驴驮粪上山的途中，爷爷总准备着新的古今，我们就好奇那些离奇的古今爷爷是怎么想出来的。

侍弄了一辈子土地的爷爷，算得上庄稼活的行家里手，耕种、收割、打碾，几乎没有爷爷不精通的。过去，犁是木犁，铧是老铧，但爷爷能让一块犁过的地松软平整，犁沟就像用刀划开的一大张面皮细致而均匀，两头驴也十分的听话和顺从，到地头爷爷不用吁吁地喝，驴会自觉停住并配合爷



爷转身顺着犁沟不徐不疾地走起来。爷爷对待两头驴也像对待孩子一样，犁地前总要洒上几捧干豆子或者用麦麸拌了草料，让驴攒足了精神。太阳出来后，爷爷把槽里的草料清扫干净，添上新草料，坐在场埂边，一边抽旱烟一边看两头驴发出咯嘣的咀嚼声，摸着自己快要掉光牙齿的嘴，在吞吐烟雾的空当感叹几声：岁月不饶人啊。粗略算起来，这两头驴已经是第三代了，从最初的一头母驴到现在，前前后后繁衍了十头驴。

老一辈人有自己的精神需求和寄托。传统眉户剧在当地十分盛行，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戏班子，以爷爷为台柱子的戏班子方圆几十里技压群芳，成为当时最活跃最受村民们喜爱的戏班子。论唱功，生旦净丑没有爷爷不会的，他的声音清脆、字正腔圆，身段标准到位，几乎每场演出都观众爆满。在当地，几个村庄的人围拢在某个庄户人家的院子里，点上台灯，支上桌子，摆好凳子，一场大戏就此上演。

在当地，眉户剧主要为“地方神灵”献唱为主，故传男不传女，每年从正月初三开始到正月十五，爷爷和几位乡党就被邻村的争相邀请。在去往邻村的村口会点起一堆火，两边的仪程官会在锣鼓声中礼宾相见。这边的说：眼前一堆火，年兄来接我，不要接不要迎，咱们都是自己人。另一边的说：年兄的胡子长又长，赛过三国的美髯公，过了个新年没见你，我给年兄施一礼。

每次登台跳灵官是爷爷的压轴戏，一身天灵官扮相的爷爷，站在高案上：河水滔滔往东流，流来流去花儿笑，世人若得阴功广，七子八孙中状元……天官赐福一毕，紧接着刘海撒钱，一撒风调雨顺，二撒国泰民安，三撒三元吉地，四撒四季发财，五撒五谷丰登，六撒禄位高升，七撒牛羊满圈，八撒积粮成石（dà n），九撒九天仙女，十撒大的无灾小的无难……赐福撒钱，原是村里人新的一年里最朴素的愿望。《访朋》《双官诰》《八仙拜寿》《站店》等一个个经典剧目，爷爷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每场戏，爷爷能从头到尾口述下来。

六十多岁时，爷爷唱不动了，手把手传给父亲和小叔。二叔学会了三弦，父亲能唱会拉，二胡、板胡样样精通，兄弟几个就能凑起一个戏班子，

小叔继承了爷爷的唱功，他的心里装着好几本戏，只是听眉户剧的人越来越少，他也只是在犁地或者割草的空当吼上几句。

3

父亲兄妹八人。父亲排行老大。人常说一娘生九种。四叔八岁失聪，而三姑天生侏儒。三叔做了上门女婿，因为家庭琐事，性格刚烈的三叔一气之下喝了农药，生命终结在短短三十岁。二叔一生好动，骑摩托、开三轮、拧手扶，身体壮实的他却得了胃癌，最终没逃过六十四岁的坎。父亲戏称自己是个药罐子，大半辈子靠药物维系，好在七十多岁依然能操持家务。四叔因为自身缺陷没能成家，打工几十年最终住进了养老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我的叔叔姑姑们，也都经历着生活的五味杂陈。有人病灾、有人离去，终究无法摆脱命运的枷锁和岁月的磨砺。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连续三年大旱，那时父亲已成家，村里人挖野草、吃树皮。为了让一家人活命，爷爷领着一家人开始南下乞讨，那时四叔只有八岁，四叔胆大，也不怕生，讨来面和馍供一家人充饥。陕西关中平原土地肥沃，粮食丰足，平常人家都能吃上白面蒸馍。一路讨要，也让爷爷有了定居陕西的想法。说也奇怪，一路活泼懂事的四叔却因为一股旋风卷过从此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爷爷因此而懊悔，发誓这辈子就是饿死也不再讨生。

爷爷最终在一个叫陕西陇县的地方落了脚，紧靠秦岭大山，那里的男人个个身材短小，头大额高，女人却一个个身材高挑，落落大方。后来听说那里的水有问题。三姑恰恰就生在陇州山里，即便父亲把爷爷一家搬回到老家，三姑的个头最终没有长高，因此遭受了人生的诸多不幸与痛苦。

三姑身材短小，但生性刚烈，遭遇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也懊悔心疼跟自己一样身材矮小的女儿。她也常常担心哥哥姐姐们的生活及身体，尽管自己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十分的凄苦与寒酸。每每遇到亲戚邻里婚丧嫁娶，三姑总会早早打听就是借也要随上一份子人情。有人骂三姑死要面子活受罪。但细一想，人活着不就是个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嘛。更何况三姑把别

人的事看得比自家的事还要重要。

三姑爱干净，总是不闲着，不大的两间屋子总被她一遍遍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件破旧的家具也擦拭得一尘不染，她扫完院子扫门场，甚至连牛圈也用笤帚清扫。三姑行动不太方便，看见别人有困难，总会凑上去帮帮忙、出出力。看似身体残疾的三姑在村子里却有很好的人缘。多数人也是出于可怜与同情，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予帮助，生性要强的三姑宁可欠债也不愿落下人情。在她看来，自己与正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别人长得高一点，自己比别人矮一点。

后来，三姑遇到了三姑夫，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大字不识几个，但三姑夫却明事理，体贴人。也许受三姑影响，三姑夫一样的固执和要强。走亲戚串门会饿一天肚子，别人给他一毛钱，他总想方设法还别人一块。因此，被王姓家赶出家门的三姑，再也没有受过一天气。日子虽然清贫，但有一个疼她爱她的男人，对于三姑来说，冥冥中也算一种造化 and 积修。

二

生活仍在继续。

农历二月初二，天气并没有因为节气的变化而有所改变。相反，随着春季的到来，天气却更加阴冷，这倒符合西海固惯常的气候特征，用春寒料峭最能准确形容了。空中时时飘着几片雪花，路上还残留着未消融的冰块和积雪。似乎漫长的冬季还不曾离去，而春天还在北回的路上。

人常说：二月二，龙抬头。其实说的就是节气，象征吉祥和雨水的龙已经将头抬起，土已解冻，农事也已开始，农人又开始了一年的忙碌。但在今天，人们似乎才从年的喜庆中刚刚出来，没有立即换上农忙的服装，还没有在一夜之间变得忙碌起来、紧张起来。日子似乎还跟原来一样，慢慢悠悠的，松松散散的。人们的话题并没有一下子转移到农事上，还会议论一些与农事无关的事情，还会一个一个探出头，贴着墙根站成一排晒一阵太阳，或几人聚在一起打个牌、掐个方，看太阳从东面移在西面，看到房顶上



不冒烟了，知道饭熟了，都一个一个拍着屁股上的土回去了。

大街上的行人都抱着头，看样子刚从理发店出来。一个个精神了不少，彼此见了面倒显得不好意思。只说，你也理发了。原来大家都是奔着“龙抬头”去的，一年似乎是从二月二这天开始的，似乎跳了火坑、理了头，这一年才真正开始，真正与去年做个了结。而这一天理了头才真正利祥，才有龙抬头的意思。

我也冒着大雪理了个发。听着理发师傅关于利祥的说词，心里也是一片阳光。看着自己一头浓发因为生病而掉得稀疏，因为花白而反复的焗染，我忽然感叹起生命的脆弱和无奈来，我也忽然珍惜起生命的健康来。我想，一个个和我冒着大雪走进这拥挤的理发屋的人，都是抱着相同的愿望和祈福来的吧，都是希望新的一年能有个健健康康的身体吧。

三

清明节放假，我赶回老家给已故的亲人扫墓。临近中午了，一路上总会遇到三五个老人和孩子默然地朝自家的坟地里走去，老人手里提着烧奠的，孩子手里攥着拆好的坟纸跟在老人身后，踢踢着脚步，无精打采的样子，少了往年上坟时嬉笑打闹的情景。

回到家里，父母在场埂上坐着。父亲笑着说：回来了。我说，嗯。母亲边拍着身上的土边小跑着给我卸门槛儿，我则一把油门把摩托车骑进了院子里。母亲笑着说，瞧这疙疙瘩瘩绑的，不认识你的人还以为你是南边来的货郎子呢。我说，也没买啥，就多挂了几个塑料袋袋。

上房里有些阴潮，炉子里也没生火，方桌上整齐地摆着印好的票子，还有一抔坟纸，被褥卷起着，炕中间陷下去了一大块。我说，炕塌了。母亲说，塌了。房潮，小心感冒了。便赶紧拉我出来。刚坐下，母亲便端来炒洋芋丝，上面苫着厚厚的蛋饼。我吃出了清明上坟时献饭的味道，曾经在坟头争抢着在草堆里寻着吃的洋芋炒鸡蛋，如今却成了家常便饭。我感叹时光的流逝，当年和我争抢献饭的堂兄堂弟们如今已进入而立之年了。而父

母的年龄已接近古稀。

上坟的时候只有我和父亲两个人。父亲弟兄五个，三叔英年早逝，二叔老两口均已离开人世，三个儿子都外出打工，忙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四叔少年时耳朵失聪，和五叔在一起生活，年近六旬了还一年四季在外打工，五叔唯一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为了凑足一年的学费，五叔锁了大门带着女人也出去打工了。

站在爷爷奶奶的坟头，荒草没腿，两座坟堆因为草长而显得厚实庞大，坟院里长着几根黑刺，有些碍眼，我用铁锹一根一根铲掉。父亲弓着腰，神情淡然，嘴里默默念叨着什么，手里的一片坟纸随风飘了起来，在空中打着转。我和父亲开始在两个坟头上插风纸，我是一片一片撒在荒草中的，而父亲则一片一片插得很认真，不一会，两个坟头像开满了洁白的梨花。

献饭还是洋芋炒鸡蛋，父亲跪着烧纸，我则一筷子一筷子夹着泼散。鸡蛋和洋芋丝没入草丛中，我仿佛看到几个衣衫破烂的少年埋着头在荒草中寻找和争抢，我似乎听到两个光头磕在一起的响声。但此刻，我的眼前只是两座隆起的土堆，只是荒草，只是纸腾起的一缕一缕的火光。

我准备倒掉剩下的献饭。父亲说，留一点。我说没有人吃嘛。父亲接过献饭，蹴在一堆灰烬旁边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我看着父亲，他吃饭的样子多像当年的爷爷呀。我想，就是躺在土里的爷爷也会欣慰地看着他的儿子吧！

四

生活仍在继续。

清明过后，山上有人吆喝着牛开始种胡麻和洋芋了。父母便有些坐不住，每年的这个时候父母总念叨着做不动了，啥都不想种了，是白往地里扔籽呢。但每年父母总要种上几亩冬麦、胡麻和洋芋的。不种小麦父母害怕挨饿，不种胡麻父母又怕吃不到地道的胡麻油，而洋芋更是每顿饭不能

离。所以，只要套上牛就觉得哪块地都不能撂下。

但今年父母却早早为几亩地发起愁来。没有牲口怎么下种啊？我说，都快七十岁的人了，腿脚都不利索了，把门照识着就行了，那几块薄地早该荒弃了。母亲笑着说，不种地了，你狗日的吃啥呀。我们的胳膊肘儿还硬朗着呢，这辈子就是个下苦的命，闲坐上几天就浑身不舒服。是呀，什么东西又能替代了父母侍弄了大半辈子的土地呢？

几场春雨过后，空气越加清新，天空越加瓦蓝，扑面而来的空气裹着泥土的清香，让人浑身感到舒畅和轻松。在向阳的土墙根下，你会发现一些冰草和蒲公英拱出地面，露出嫩黄的叶丫，有舒展和争抢的迹象。场埂底下的苜蓿像绿色的发卡已插满一地，胖嘟嘟的嫩芽让人忍不住想弓下身子掐上几把，往往这个时候的苜蓿菜是最鲜最好吃的。

在一块块苜蓿地里，你总会看到一两个孩子低着头，蹶在地上，掐起一个个苜蓿嫩芽放在身边的竹篾小笼子里。两个孩子掐着苜蓿嘴里相互议论着，一个说，苜蓿要掐叶尖，掐的越小拌的菜越嫩越好吃。一个说，照你说的什么时候才能掐满一笼子苜蓿呢？娘说，中午要吃苜蓿菜馇饭呢。一个就骂，那也不能连根拔出来吧。说话的是姐弟俩，姐姐显然掐得仔细、认真，弟弟就有些蛮力和急躁了。而这个男孩多么像童年的我呀！

后院里原本养着鸡的，是一群肉鸡，公鸡打鸣母鸡却不下蛋，父母却不舍得杀，一个个长得跟小羊似的，啄食都是卧着的。过年的时候只好请村里人杀掉。后院里堆着厚厚一层鸡粪，有一股浓浓的味道，母亲就挑几担干土苫住，隔一段时间掏一些炕灰苫住。鸡粪味渐渐淡了。长长的一个冬天过后，后院里的土粪堆得更加的厚实了。

我用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将后院里的土粪用架子车转移到场埂下的一块地里。这是一块不足一亩的平地，也是距家最近的一块地。去年是种了胡麻的，今年父母打算种洋芋。地已犁过两遍，人走进地里松软得能滥掉鞋子。我索性扔掉鞋子光着脚在地里跑来跑去。我感叹今年雨水的旺盛，一块地里竟然找不到一块胡基。我是小跑着拉完十几车子土粪的，甩着膀子让自己出了一身臭汗。感觉从未有过的痛快。

